

## 七号墙门

## 道考古

舒云亮

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江北岸引仙街七号的文章，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墙门出生和长大的，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三十年。

引仙街是一条小街巷，呈南北走向，两头分别是比它名气大得多的板桥街和使君街。这三条街大致呈“工”字形，引仙街就是中间那根短短的竖条。引仙街的短是名副其实的，因为它从南头的一号延伸到北边的七号就结束了，长度不足百米。

七号墙门坐西朝东，这是宁波各处都有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两层楼建筑。进大门后先是一个天井或明堂，两侧是厢房，中间为客堂间。穿过楼梯弄就是长方形的后明堂，那里安放着一排水缸，有一口水井和几个用来洗刷的石台，西侧是一排厨房和柴间，北侧有一扇后门，可以通往使君街。

听说这个墙门原先的主人是余余运财，后来房东保留了南厢房楼上的一个房间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墙门内先后搬入了五户人家。

那时候，每户都有四五个孩子，年龄差不多，大都出生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。孩子们常常在客堂间写作业，在明堂里玩造房子和捉迷藏。夏天的时候，男孩子们常常结伴去火柴厂后面的姚江游泳。冬天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因地制宜，在明堂里打板毛球，还把过道的门卸下来搁在笔筒缸上，再放上两块砖和一根扫帚，打起了乒乓球。

1966年秋天的一个阴沉的下午，四五五个年轻人从南边的板桥街方向走过来，到引仙街七号墙门外停下了脚步，他们扛着梯子、提着锤子，看上去像是修理工。但让居民吃惊的是，这些人在墙门边架起梯子，登上梯级用锤子去砸门框两侧雀替表面的镂空石雕。青石凿刻的人物故事很快变得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。

有人上前质问这是在干什么，他们振振有词地说，这是破旧立新。然后就离开，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另一些人把街名改了，从此引仙街成了引先街。

七号墙门邻里和睦。每当谁家的煤球炉上水开了或墙门外的垃圾车来了，常常会有人提醒或吆喝一下。谁家做了点心或可口的菜肴，常常会让各家一起分享。楼上人家的男主人从部队转业后在水产渔业部门工作，每当出海回来，他总会把新鲜的海鲜分送给墙门内的各家各户。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至今令人难忘。

记得1971年除夕那天，天气晴朗温暖。吃完年夜饭，我们去江北岸的“五一”剧院看电影。但母亲和哥哥突然从乡下返回宁波，走进大墙门时，他们看到自己家是铁将军把门。于是，对面的金家搬来了椅子，楼上的方家端来了热气腾腾的肉丝年糕汤……等电影散场我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哥哥正心满意足地吃下最后一片年糕。

七号墙门文化气息浓厚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些藏书，孩子们在课余经常互相借阅和分享图书。记忆中，我就是墙门内阅读了小说《红岩》《三家巷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还有《山乡巨变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等连环画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七号墙门的孩子都爱读书爱学习。后来，当时5户人家的22个孩子中，有4个考上了全日制大学，有6个高中生，还有的是技校和初中毕业，在那个年代是比较少见的。

那个时候，也是七号墙门最为热闹的时候。但随后孩子们陆续参加工作，或上山下乡或进入工商企业，再后来，纷纷结婚成家，大都搬去了别处居住，墙门内冷清了许多。

世纪之交，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，江北岸引仙街被拆迁了，原来的住户四散撤离，从此，七号墙门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。

## 茅针，茅针

## 回味

虞燕

早春时节，茅草初生叶芽，经春雨润泽，绿茎像新媳妇怀孕，肚子微微鼓起，头部却尖而呈紫红色，整根寸许长，犹如巨型缝衣针。《毛诗品物图考》谓：“茅生芽如针，谓之茅针。”茅针拖着日益圆润的身子藏于葱绿的茅草中，春风拂过，摆动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被人发现似的。但乡村的孩子对泥土里长出的野草野果无不熟稔，能吃的，怎会轻易放过。

茅针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茅草的花苞，即谷荻。茅草性子随和，生命力强，田间地头，山脚路边，都可见它的身影。其叶细长，边缘有小锯齿，叶柄包连在茎秆上，跟一把宝剑似的，若不小心，很可能会划破手指。关于茅草叶，还有专门的谜语——“一把刀，双边快；能割肉，不割菜”。所以，我们找茅针时，不敢在茅草丛里肆意地扒和捋，得瞅准了再下手。

拔茅针，通常几个小伙伴相约一起。茅针混在茅草里，东钻出一个，西钻出一个，胖瘦不匀，长短不齐，跟小孩们捉迷藏。我们围着一片茅草叽叽喳喳，“看，这儿有好几个！”“别拔太瘦的，再养养”……或半蹲或弯腰，我们的目光如探照灯般在茅草丛中扫射，来回回，寻着了就得立马出手，晚一步或许就成了别人嘴里的肉食。

拔茅针需讲究技巧，拨开茅草的两片叶子，大拇指和食指稳稳捏住整支茅针的三分之一处，迅速轻巧地往上一提，胖鼓鼓的“娃”便痛快地出来了。这个劲，得巧着使。过小，人家纹丝不动；过大，很可能“噗”一声，中间断掉。偶尔，随着茅针拔出，会听到类似短促的笛音——“啵”。大家在同一处拔时，“啵啵”声此起彼伏，喜洋洋，活泼泼。

茅针刚羞怯地冒出尖尖，有人性急，使劲拽它出来，周边茅草随之剧烈摇晃。这种的，剥开皮见不到那点肉，实在拔得太早了；而若拔得迟，等茅针过于身长体肥，里面的纤维变粗变硬，嚼起来糙糙的，失去了鲜嫩之味，甚至根本咽不下去，便不得不弃之。母亲说吃了略老的茅针会流鼻血，这话我们听过就算，并未放在心上。有一次，弟弟吃罢一堆茅针，茅针壳散落一地，然后奔去冲厕所。正玩得起劲，鼻血却像两条红色的虫子，从鼻孔歪歪扭扭地出来了，吓得他好几天没碰茅针。后来才知，茅针不管老不老，贪食就容易上火。

吃茅针，自然要趁正当时，不早亦不晚。它的小肚皮鼓起不久，



在陆上疾行的“鸬鹚担担船”。（摄于安徽肥西）



三鸬鹚争夺大鲤鱼。（摄于浙江嘉兴）



站立在河边架子上的鸬鹚。（摄于浙江丽水）



山东微山湖的鸬鹚船队。

## 捕鱼者说

鸬鹚是一种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鸟类，因为它能为渔民捕鱼。

渔民将小船划到鱼多处，船上一排排鸬鹚离船飞出，好像一只只野鸭在水中游来游去，时而潜入水中，时而又浮上水面，当发现鱼时，会追踪捕捉。据说最深可潜水19米，潜水时间最长可达70秒，称得上鸟类中的潜水冠军了。

在一些河网密布地区，由于河面狭窄，不便实施较大规模的捕捞作业，养鸬鹚帮助捕鱼比较有效。据说，一只鸬鹚每天能捕鱼一二十斤，然而每天只吃1斤半的鱼苗，捕获的鱼远远超过消费量。所以渔民对鸬鹚就好像农民对耕牛那样爱护，把它称作“渔家宝”。

我后来才得知，鸬鹚羽毛上并无防水油脂，它们潜水后羽毛会湿透，需要花较长时间晾干，不像鸭、雁等水禽拥有防水的羽毛。渔民会在河边搭建起供它们站立的架子，因此，在阳光下栖息的鸬鹚照片很容易拍到。别以

为它们喜欢拍照——只是足上系绳，跑不了而已。

鸬鹚捕鱼历史悠久。汉代《尔雅》及东汉杨孚的《异物志》均载有鸬鹚捕鱼一事。云南大理喜洲弘圭山东汉墓曾出土过铜鸬鹚鸟，其为空心铜铸，铜鸬鹚呈立姿昂首，圆目直视前方，嘴尖且长，衔一尾小鱼。富春江边有严子陵雕像，严公身边就有两只鸬鹚为伴——看来汉代就有鸬鹚捕鱼应是可信的。

记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六年制第九小学语文课本上，有郑振铎写的《鸬鹚》，这篇课文改编自郑振铎的散文《鸬鹚与鱼》。鸬鹚属于鸟纲鹈形目鸬鹚科，看来鸬鹚也会捕鱼，但最乐于为人类捕鱼的可能只有鸬鹚了。

小时候，家后的北门城河上尚能见到鸬鹚捕鱼，我从小就特别欣赏它们捕鱼的那股猛劲。爱上摄影后，更是遇鸬鹚必追拍，故本文所配之照片，拍摄的时间跨度少说逾40年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年在安徽肥西县乡下偶遇从未见过的

“鸬鹚担担船”。说是“船”，从外观看，这是一对极小的船，船沿上各驻鸬鹚三四只；说是“担”，两船组成一担，可在岸上挑着疾行。我一路追拍，直到“担担船”下水作业。下水后，担者成了水手，坐在一只小船中，双手各操短棒，其航速不亚于一般的木船。

在浙江嘉兴，我还拍到三只鸬鹚激烈争夺的场景，它们把一条大鲤鱼托出水面，谁也咽不下此鱼。

10年前，在江苏吴江黎里的街河上，我看到一幕有趣的场景：渔民将一盆盆鱼倒入船的鱼舱时，船边上的鸬鹚一片哗然，鸣叫、扇翅，个个激动异常。我却不知，它们是在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欢呼，还是对主人“不劳而获”的发泄？

又有一年，我在山东微山湖拍摄，不期与六七艘鸬鹚船相遇。那里的鸬鹚船比别处多，一艘超过20只；船两边横向各伸展出几根木棒，供鸬鹚停靠。大概，此类船正适于宽阔的水面。

## 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慈溪东汉早年间有个“鸬鹚村”。当初我不知有此村，约5年前，我专程拜访了这个村的陆金如老师，才确知“鸬鹚村”在现东汉街道漾山村的南墩自然村。接着又在2020年底新版的《慈溪市宗汉街道志》的《丛录》中看到陆老师写的“鸬鹚村”条目：“南墩……还有一个民间雅号叫‘南墩鸬鹚村’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这个村庄有20多户村民以捕鱼为职业，其中用鸬鹚捕鱼的就有11户之多……据说（该村）最早用鸬鹚捕鱼的是渔民陆成益，他拜余姚历山的柯鱼阿备为师父，学到技术后，在南墩迅速进行了推广……”

“鸬鹚”是家乡一带最普遍的叫法，它倒是正规的称呼，此外还有“墨鸭”“鱼鹰”“水老鸱”等别称。据载，它是鸬鹚科鸟类之统称，全世界共有30多种，中国有记录的5种，其中最常见，就是这种普通鸬鹚。

## 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在宁波方言中，“大糊”就是疯子，精神病患者。“大糊病”就是精神病。“发大糊”就是精神病犯了。“花痴”被叫作“花痴大糊”。

窃以为，在很多骂人的方言中，宁波话的“大糊”，无论是声还是字，都比较温和。在实际的运用中，有时并不带恶意。

比如，“书大糊”“文大糊”这两个词，一般就是形容那些有一定文化的人，但说话不看场合，不合时宜。“大糊其其”这话，形容人大大咧咧，稀里糊涂的居多。“大糊老绒”这个词，是形容女子口无遮拦，不修边幅。但要是丈夫骂妻子，还是有些亲昵的成分的。

记得，刚认识主持人姜琴老师时，对她的网名“佳米隆”甚是好感。她说这是宁波方言“借米聋”的谐音。“你请我吃饭，我听见了；你向我借米，我就装作没听见。”她开玩笑说。后来，读到资料，应钟《甬言稽话·释形体》：“人有耳听不聪，注意听时则闻，不注意听则无闻。或闻而迷乱不达，即《方言》所谓半聋。”当时，姜老师还告诉我，她儿子姓庄，网名“庄大糊”，我一听就乐了。这对

母子，够风趣。

不管怎样，说明好多人对“大糊”这词不反感。在我的朋友圈里，称自己为“大糊”的有好几个。

其实，清末民初甬上还有一位名医“范大糊”。“范大糊”真名范文甫（虎），家境殷实，二十岁时就中了秀才，列为贡生。但是，因生性耿直，得罪学中权贵，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，从此，他绝意仕进，攻读中医四大经典，专事岐黄术。

那么，世人为什么称其“范大糊”？是举止放诞？从资料中获悉，他头戴宽沿铜盆帽，身穿灰色对襟长衫，足踏芒鞋，面容白皙，慈眉善目，气定神闲，没有半点“大糊”样。而且，他的书法学清代著名书法家、“浙东书风”开创者梅调鼎，空灵旷达，被人称为“范调鼎”。那么，是不是身为杏林中的他给人家看病时，某次浑浑噩噩，开错了方，得了这绰号？非也！那时候，如果家里老人患病，临终前未请“范大糊”看过的，邻居们就视为大不孝。因为，“范大糊”看不病的病，才真是病人膏肓，无药可救了。

要说“范大糊”的医术，可真有些玄乎。某年伏天，别人大汗淋漓，有一人盖着被子还瑟瑟

发抖。看了好几个医生，就是看不好。“范大糊”上门，主人命端上“香露茶”。那是上好的碧螺春沏的茶，要在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，晚上将茶叶放在荷叶中，第二天早上再收起来。经露四十九日，晾干，秘藏，此后才可以享用。“范大糊”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告诫病人不可再喝此茶。他开出一“蜀漆散”，就蜀漆、云母、龙骨三味药材。回去后，又让人送来几斤向日葵籽，叮嘱“每天嗑瓜子，细嚼慢咽”。半月后，这人病好了。有人问缘故，他说“香露茶”饮久了，寒气郁结，而葵花向阳，以阳来克“阴寒”。

要说“范大糊”不懂人情世故，猖狂，那就更不是了。他望闻问切，对病人都明察秋毫。一次，一位富户请他去看病。富户家有刁妇，经常使性子，跟丈夫吵了几句，就“病”在床上不吃不喝，一言不发。“范大糊”一看此妇人面色红润，舌苔正常，可眉宇间一股怨气，知道是诈病。当即开出奇方：灌“人中黄”（过滤粪水）！妇人闻言一跃而起，破口大骂。“范大糊”则哈哈大笑，“你诈病，我就诈医”。

清末民初，甬城街上经常有这么一景：“范大糊”坐风凉轿上，三个轿夫抬轿子，一路疾

## 宁波话之“大糊”



黎里的茅针。（矩形 摄）

整个儿呈圆锥形，嫩生生直立着，拔出来后，连在茎秆那头的断口处，或白色，或青白色，甚是纤嫩。另一头如针尖，被截到还挺疼的。我们通常右手麻利地拔茅针，左手将拔出的茅针齐整整握住，等攒了一大把，方坐下来一饱口福。茅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形似小竹笋但无节，我像剥玉米壳那样一层一层地褪去它的绿色薄衣。终于，饱满的白色瓜子露了出来，似一段茸茸的粗粗的面条。用手指捏起，触感绵软细滑，慢慢咀嚼，软糯、鲜嫩、清甜。“茅针香软渐包茸”，看，早有古人夸赞过它味美。嚼着嚼着，嚼出了满口的初春气息。

我们几个坐在院子的台阶上，晒着太阳吃着茅针，小身体舒展轻盈，惬意得要飘起来。小芬突发奇想，把剥下的战利品作为赌资，一起玩扑克、下军旗，谁输一局就乖乖交出两根茅针。大家齐声说“好好好”。每个人都玩得挺认真，过程少不了跌宕起伏，连旁观者都激动了一把。每一局终了，一众小孩必然咋咋呼呼，闹作一团。终归有人输有人赢，赢了的眉开眼笑，挑衅地剥开茅针，吃得直砸巴嘴。输的也不恼，反正茅针没了还可以去拔。

谷雨过后，气温升得飞快，茅草愈加茂盛。那些从我们眼皮底下“逃生”的茅针变得大腹便便，一捏，结实到发硬。这时的茅针已经不能吃了，它们马上就会抽穗扬花。茅花始呈褐紫，继而浅黄，终为白色。所谓“夏生白花茸茸然”，每一株的顶上，像插了白绒绒的羽毛，静时流苏般垂着，动则迎风飞舞，有一种别样的韵味。

我忍不住拔了一把茅针，一路上，细碎的绒毛飘飘扬扬，如雪花，更似蒲公英。心里，却惦念起茅针来。